



文明對話，何以在澳門

吳志良

二〇二四年六月，第七十八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中國等八十三個國家提出的決議，將每年六月十日設立為「文明對話國際日」。

今年六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外交部長王毅以視頻方式向全球主題活動發表致辭。他主張從四個方面促進文明對話：一是堅持相互尊重，推動不同文明和諧相處；二是堅持以人為本，厚植文明交流根基；三是堅持傳承創新，增強文明進步動力；四是堅持交流互鑒，完善文明對話機制。

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底色，設立「文明對話國際日」是落實全球文明倡議的重要舉措，超越狹隘的「文明優越論」「文明衝突論」，致力多元文明和諧共處、相互成就，推動共建各美其美、美美與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園。

然而，理想與現實之間，仍有一段路要走。

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關鍵階段。從俄烏衝突到巴以衝突，從美伊對峙到台灣問題被外部力量嵌入，不同文明模式競爭的國際背景下，地緣政治的對抗已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領土與資源爭奪，而是更深層次地體現了不同歷史、價值觀念、宗教信仰與文明認同之間的碰撞。事實表明，單純依靠傳統的軍事手段、力量平衡和制度安排，已經越來越難以有效解決不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深層分歧。

與此同時，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，正在重塑人類社

會發展的底層邏輯。AI 不僅是一項技術革命，也是一場深刻的文明變革。它正在改變教育、就業、治理、文化傳播乃至人的自我認知。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，使人類必須重新思考：技術發展與人的價值之間是什麼關係？效率提升與社會公平如何平衡？這些問題已經超越單一國家和制度範疇，需要不同文明提供更加豐富的思想靈感。

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文明對話從「錦上添花」變成了「雪中送炭」。

但坦率地說，國際社會並不缺少形式上的文明交流活動，卻缺少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對話平台。當前全球文明對話實踐，存在三個突出的局限。

其一，停留於原則倡議，缺乏深層探討。現有機制較多強調「尊重差異」「加強理解」等共識性目標，很少深入探討不同文明之間在世界觀、價值體系、治理理念等方面的根本差異。對話容易停留在文化展示和外交表達層面，難以形成真正具有思想影響力的交流。

其二，更多關注如何避免衝突，較少關注如何實現互鑒創新。當前國際社會對文明關係的討論，受「文明衝突論」等理論框架影響，更多地是在「管理文明差異」，而非探索文明的交流、吸收與融合機制。

其三，缺少真正平等的文明主體性基礎。現代國際知識體系長期由西方經驗主導，許多非西方文明更多是作為被研究、被解釋的對象參與國

際討論，而未能形成自身的理論表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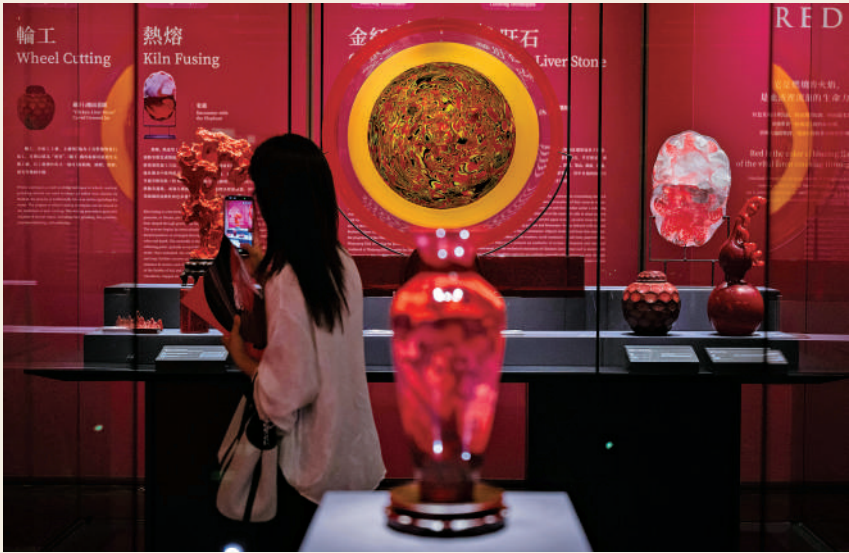
那麼，在哪裏搭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對話平台？誰來當這個「織網者」？

縱觀近代以來中華文明與外部文明接觸交流的歷史，澳門始終是重要節點。自十六世紀以來，澳門便成為西方進入中國、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，同時也是中國吸收西方科學、技術和思想文化的重要渠道。四百多年來，澳門在中華文明主體的基礎上吸收、轉化外來文明，形成了獨特的文化融合模式。

與其他華人城市和地區相比，澳門的獨特性尤為突出。澳門雖然長期受西方文明影響，卻始終保持着中華文明的主體地位，形成了「和而不同、多元一體」的發展模式，不同文化在澳門相遇、對話、共存的經驗，對當今世界的衝突化解具有啟示意義。澳門經驗表明，不同文明並非只能走向衝突或替代，也可以通過長期交流形成新的融合形態。

除了歷史積澱，澳門還擁有實實在在的制度優勢。中葡雙語法律體系、自由港地位、廣泛國際網絡，使澳門具備開展「二軌外交」的獨特制度空間。澳門「三五」規劃秉持「國家所需、澳門所長」的原則，全方位推動澳門發展與國家戰略緊密对接，明確提出強化澳門作為中葡平台的「精準聯絡人」功能，可擔當起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平台角色。

可以說，在國家戰略層面，澳門作為文明對話樞紐的角色已經被充



▲十月十五日，「琉光璃彩——淄博琉璃藝術展」在澳門舉辦。

新華社

分確認。

那麼，澳門具體可以做什麼？

第一，建設「文明對話與全球治理」智庫網絡，構建以課題為紐帶、以年會為機制的智庫網絡。秘書處設在澳門，發揮澳門作為對話節點的開放性與中立性，最大限度降低外界對意識形態色彩的顧慮。

第二，建設「全球文明數據庫與知識圖譜工程」，研發中西文明治理多語種文獻數據庫，運用AI技術對海量文獻進行結構化處理，建設全球首個文明治理AI數據庫——將中國治理經驗、中華文明價值體系轉化為可檢索、可實證的結構化知識數據，直接回應AI時代「知識主權」的挑戰。

第三，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鑒論壇的基礎上，舉辦閉門高端圓桌，定

期在大灣區主要城市輪流舉辦，邀請各國前政要、智庫領袖與知名學者深度交流，形成與博鰲亞洲論壇相互呼應的文明對話品牌，以「二軌外交」服務國家總體外交大局。

第四，發起「文明互鑒領航學者」全球青年領袖交流計劃，資助歐美及全球南方國家的青年政要、智庫新星與主流媒體人赴澳門及內地考察研修，培養知華友華的未來國際精英。

四百多年前，澳門是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相遇的「第一現場」。四百多年後，當人類再次站在文明轉型的十字路口，澳門有條件也有責任，從一個歷史的見證者，升級為文明對話的組織者。在AI時代重塑人類認知基座的大變局中，這座小城的歷史遺產是獨一無二的戰略資產。

桂花三弄



自由談
李仙雲

秋色澄明，燦陽朗照，最喜在這樣的斑斕秋色裏，漫遊於公園湖畔。桂花開得密密匝匝，細碎的小黃花藏在油亮亮的碧葉之間。花朵只有米粒一般大小，不起眼，不張揚，可甜香隨風漫開，滿城都浸在這清甜裏。

陽光穿過枝葉，落在一簇簇淡黃、橙紅的花間。閒坐樹下，彷彿置身一場溫柔的花浴，全身心被香氣包裹，凡塵裏的憂愁，都在這馥郁芬芳裏悄然散去。

桂樹一側，秋景次第舒展。蘆花如絮，隨風漫舞，高大的木芙蓉在湖畔，悄悄吐出花苞。澹澹河水之上，幾隻小野鴨自在游弋、嬉戲，為清秋添了一份靈動與趣味。靜靜凝望這一幕，心底漾起淡淡的歡喜，清秋的美好，觸手可及。

暮色沉落，一輪明月高懸夜空。行進於城市街巷，路燈柔和，行道兩旁的桂樹綴滿繁花，滿枝細碎瓊花，在沉沉夜色裏悄然綻放。褪去白日的明朗，桂花多了幾分溫婉靜謐，於夜色裏悠悠散開，香氣漫過街巷，連月色也跟着變得柔和溫潤。

抬眸望月，不由得想起「天香雲外飄」。這人間浮動的桂香，纏綿悠遠，恍若自雲天之外飄落，天上有月中桂，人間有街邊香，一時分不清，何處是仙，何處是凡間。

街角桂樹下，一隻小花貓靜靜蜷臥着。路燈的柔光落在牠身上，牠慵懶地伏在花影裏，不吵不鬧，似也沉醉在緩緩流淌的花香之中。月色、桂香、靜臥的小貓，靜美無言。

連日晴好的秋光過後，忽落蒙蒙細雨。公園街巷，再赴桂香之約。雨絲輕輕落在細碎的花簇上，風一吹，花瓣簌簌飄落，一地金黃，下起溫柔的桂花雨。繁花經雨水浸潤，愈發溫潤清甜，馥郁花香隨風漫溢，絲絲縷縷沁入肺腑。

這樣的煙雨時節，轉入江南古園，白牆黛瓦，古意悠悠。薄薄雨霧籠着水榭涼亭，園內一隅，一株古桂靜靜佇立。它年歲久遠，像一位閱盡世事的老者，安然看過歲月更迭、人間聚散，依舊歲歲如期，吐露滿園芬芳。

沿青石板與鵝卵石小徑徐徐前行，煙雨朦朧，花香隨行，眼前景物如夢似詩。恍惚間，像是踏入一條連通古今的幽徑。亭台依舊，桂香如故，依稀看見久遠的文人雅士，坐於亭下，賞桂聽雨，把酒揮毫，寫盡秋日詩情。

大公報

【大公報人物誌⑮】

日本投降後

李春陽

日本投降後

李春陽

日本投降後

李春陽

曹世瑛



曹世瑛。

資料圖片

重視軍事問題，曾請著名軍事家蔣百里主編《軍事周刊》，但報社內缺少懂軍事的人，曹世瑛被胡政之選中，一九四一年，受《大公報》委派，他到桂林參加中央軍校六分校的軍事訓練，「穿了兩年草鞋，長了一身虱子」，「經過两年的艱苦訓練，又在第六軍工作了年把時間，到一九四四年六月，回到重慶《大公報》」。目的是想讓他做《大公報》的戰地記者，最後因種種原因，他始終沒上過前線，而是成為日本投降儀式的目擊者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，《大公報》積極準備復員。九月中旬，曹世瑛乘國民政府安排的戰後沿長江東下的復員第一班船「民聯輪」，經南京轉道北平，於二十八日回到天津，此時，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尚未到任，後方各家報紙的新聞記者除他只有一位中央社的，曹世瑛說，「這正是我應該發揮作用的時候」。十月一日他向重慶發回第一條新聞專電《美軍三千續入天津，日軍即解除武裝》，隨後他參加了北平和天津兩地的日軍投降儀式，並撰寫了新聞報道。

「九一八事變」後，《大公報》非常

《歡迎來龍餐館》： 以和為貴，是慈悲而非認慫



如是我見
小浪

如果說許多戰爭題材作品習慣從槍炮、旗幟和意識形態切入，那麼《歡迎來龍餐館》選擇了一個更樸素、也更接近中國百姓生命經驗的視角：好好吃飯。餐館不只是謀生之地，更是普通人彼此照應、交換善意、維持尊嚴的場所。這個視角看似微小，卻正好照見世界的紛亂——因為在激進價值觀所點燃的戰火與復仇中，最先被捲入、也最常被犧牲的，往往就是那些只想好好過日子的普通人。

影片最動人的地方，在於它把中國千百年來百姓的普世價值放了進來：善待同胞，憐憫弱者，追求和諧共榮。這

不是什麼宏大口號，而是餐桌上的熱氣、鄰里間的问候、異鄉人之間的一點扶持。也正因此如此，當和平被打破，當普通人被戰爭機器輾過，那種可悲與荒涼才格外刺痛。影片讓人看到，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；一旦失去，想重新捋回和理，遠比摧毀它困難得多。任何時候都不可輕言開戰，因為那是以成千上萬條生命為代價的豪賭。

「以和為貴」不是認慫，而是慈悲。這部影片沒有把和平理解為軟弱，也沒有把忍讓簡單等同於退縮。它真正

想說的是：在一個每個人都不同價值觀、不同動機、不同取舍、不同掙扎和慾望的世界裏，和平是所有人必須共同守住的最後底線。越過這條底線，沒有人能真正幸免；今天旁觀他人成為犧牲品，明天自己也可能成為下一個。

影片出色之處，正在於它的場景與情節既真實又合理。它不是用扁平的好人與壞人來推動故事，而是讓每個人物都帶着自己的理由、慾望和矛盾進場。有人想生存，有人想復仇，有人想守護，有人想利用混亂。但無論動機如

何，一旦放棄和平底線，所有人都可能被拖入深淵。這種敘事讓影片不只是講一個餐館的故事，而是講一個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撕裂，以及普通人如何在撕裂中艱難求生。

更值得玩味的是，兩個華人在異國他鄉的境遇，與中國在世界上的境遇頗為契合。他們努力為他人提供優秀服務，卻不斷被誤解、被懷疑，甚至被貼上「恐怖分子幫兇」的標籤，受到諸多不公平對待。然而，中國本身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之一。這種錯位與委屈，

正是影片現實隱喻的鋒利之處：善意不一定立刻被理解，服務他人也不等於放棄底線。兩個華人最終死於恐怖分子之手，更是清楚地說明，對恐怖主義不要心存幻想。中國人有自己的道德底線，但底線不是對暴力的天真讓步，更不是對惡的縱容。

《歡迎來龍餐館》最終留給觀眾的，不是激昂的口號，而是一種沉痛的提醒：好好吃飯，善待同胞與弱者，追求和諧共榮，這些看似平凡的願望，其實正是和平最堅實的根基。以和為貴，不是怕事，而是知道生命有多重；不是認慫，而是慈悲。願這部影片讓更多人明白，和平必須被珍惜，底線必須被守住，否則所有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犧牲品。